

神剑千秋

曹力群作品集

37

上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容提要

瑶山在暴风骤雨中颤抖着，初涉武林面戴奇异獭皮面具的岳天雷，带着一束自武林高手那里削来的断剑回到父亲——“剑怪徐季德”身边，不想遭到父亲训斥。言语中，岳天雷方知徐季德是自己的义父，而亲生父母早已死在仇人——“无鼻人”手中。

岳天雷发誓欲报这血海深仇。然而，怪事连连出现——

武当掌门“清枢道长”闭关练功之时被他撞破，以致走火入魔，一命呜呼；

师叔“剑魔侯仲影”将自己深奥武功传给他之后，竟为了当年恨事，自撞石壁而亡；

“五杰庄”全庄惨死，“洗心灵泉”的血痕，“巫山四剑”三剑皆亡……这一切都与岳天雷有关。岳天雷走到哪里，血光就飞到哪里，鲜血淋漓，骇人心魄……岳天雷报仇之事未了，已与正邪武林结下了复杂恩怨，睡梦中岳天雷嘶声狂喊——“杀！”而这一个“杀”字，在他将武林弄宝——“天雷怪剑”寻到手之后，竟然成了他真实面目的写照——“杀！”

目 录

第一章	瑶山神殿·····	(1)
第二章	乾坤一煞·····	(46)
第三章	荒殿剑影·····	(84)
第四章	疤面怪人·····	(123)
第五章	魔踪仙迹·····	(161)
第六章	神镜预言·····	(198)
第七章	猿山铸剑·····	(235)

第一章 瑶山神殿

云如泼墨，雨似春潮。

狂飚怒号，雷声震野。

暴风雨挟排山倒海之势，横扫着瑶山。

山岳森林都似怒海惊涛，在大自然的神威下呻吟、战栗。

但地狱般的昏黑内，隐约可见一幢神殿，屹立于风雨之中，四周环立着狞猛生瑶，人人身荷奇毒无比的吹箭！

突地——

一道闪电，划破长空，金色眩光，亮彻大地！

电光下，一条雄健身影，伫立如山。

他腰系长剑，肩负革囊，脸蒙奇形面具，仅露出一对寒芒如电的眸子！

等到电光再闪——

他已冒雨冲风，直朝生瑶护卫的神殿射去！

蒙面客一路闯关直进，众生瑶不但没有拦阻，而且肃然施礼。

转眼间，他已到了神殿内进。

“爸！”是个年轻而兴奋的声音。

“雷儿进来！”苍劲威严的声音，立自内殿传出。

遂见幕帘掀处，异象毕陈——

众瑶人护卫之中，当中是一张大于寻常的围椅，椅上盘坐着一位老人，面貌威猛，高大异常，连坐着都有五尺左右！

可是——他全身都被虎皮盖住，只露出须发如火的头部。

蒙面人马上疾行两步，拜倒椅前。

老人也不搀扶，只是激动地喝道，“天雷。”

“是！”

“你这次初出武林，收获可好？”

“孩儿每次只用一招，已经削来百支长剑！”

“嗯，数目倒不少，快点呈上来看！”

“是！”岳天雷高声答应，右肩一斜，“哗喇喇”倒转革囊，立见满地寒芒如潮，尽是五寸来长的剑刃。

于是他双手拈起一支断剑，高举过头，直送到老人眼前。

老人微一低头，眼光如电一掠，道：“翻一面！”

“是！”岳天雷十指一转，马上翻过另外一边。

“不对！”

“孩儿换一支就是。”寒光闪处，另一节断剑又捧在老人眼前。

“更不对！”

“是！是！孩儿再换。”

就这样，一支接一支……

百支断剑，先后验完。

老人的表情，也跟着换剑的动作逐渐变动。

先是失望，后悔必恨，终于闷哼一声，血箭狂喷，接着身躯一阵狂颤——

“砰！”直栽出密盖虎皮的座椅！

“爸爸——”岳天雷一声惨叫，四肢发麻。

这位从来没有抱过他的父亲，竟然——

无手——已被齐肩削落，

无足——已被齐股斩断。

全身所剩，仅是一段光秃秃的身躯！

这时栽倒血渍之中，竟连翻身都没办法。

岳天雷强忍惊骇，抱起老人，一阵紧张地推穴过宫，才将他父亲救醒。

老人一面睁开眼睛，一面喃喃自责道：

“我……今天……才知你的功力……差得远，我……做错了！”

“爸！你错了？”

“我根本不该差你出去！”

“为什么？”

“你一事无成，而且惹下许多强敌！”

“他们都被孩儿一招打败，根本不算是强敌，就连……”

“就连哪些？”

“武当‘法雷’、崆峒‘显危’这班二代高手。”

“什么高手！都是些无名小卒。而且你不要以削剑而自骄，人家不认你这苦练千年的怪招，自然不敌。如果斗上一二百招，你不一定能活着回来。”

“孩儿真是这样不行？”

“照你刚才推宫活穴的手法和内力来看，确是一丝不假！”

岳天雷心神狂震，惭愧至极，道：

“孩儿该死，辜负爸爸多年苦心……”

老人面皮一阵抽动，露出慈祥的苦笑道：“这也不能怪你，只怪我断手断足，力不从心，反用十八年严厉管教，让你吃尽了苦！”

“雷儿以后加倍吃苦。”

“不遇明师，吃苦无益！”

“只要爸爸允许，孩儿自去寻访明师。”

“唉！我的故交旧友，谅必死伤殆尽，再要找的话……只有一个……”

“是谁？”

“武帝季灵芷。”

他有多大本领？”

“此人十九岁的时候，已然打遍七大门派，力诛五魔，论功力可称天下无敌。”

“这位前辈是否还在？”

“他今年未过四十，当然还在。”

“在哪儿可以找到？”

“如果找得到，我们‘巫山四剑’不致于……”老人悲愤忘形，无意泄漏多年隐事，赶紧停住不讲。

但岳天雷已经字字入耳，下意识打了一个寒噤，骇然问道：

“谁是‘巫山四剑’？”

老人马上面孔一板，叱道：

“哪有什么四剑五剑！”

岳天雷一看老人脸色，苍白中密布忧伤，更加追问道：“这

是爸自己讲的，请不要骗我……”

老人还想隐瞒，但殿外一记暴雷，震得山摇地动，立感胸前血气乱翻，似知死在旦夕！于是一咬牙关，凝视着岳天雷殷切的眼神，叹道：

“唉！我确实是骗了你，而且还不止这一点！”

“爸——”岳天雷一声惊叫，满腹惊疑。

“第一件我要告诉你的——”

“什么事情？”

“我不是你的亲爸！”

岳天雷吓得周身冷战，失声惊叫道：“我不信！”

老人倒是冷静至极地反问道：

“我有证据你信不信？”

“这……这……”

“从小给你戴上面具，为什么！是因为我怕想起……你的父亲！而且从不抱你，为什么！因为我问心有愧！”

话未说完，岳天雷抢着辩道：“不抱我，是因为手——不方便，戴面具，可能是提防——仇人认识！”

他这番强词夺理，竟然触动对方内心隐痛。

“你虽然猜到另一半理由，但我还有你母亲的——”

“什么？”

“血书为证！”

“在……在哪里？”

“在我怀中，你自己来拿好了！”

岳天雷双手狂颤，果然在老人怀中摸出一件婴儿衣服。

上面枯黑的血字，写着：“此子岳天雷，如有仁人君子拾

得，请予收养。”

“妈！”岳天雷如披五雷轰顶，一声惨叫，晕厥倒地！

经过几位瑶族武士一阵搓揉，岳天雷重又悠悠醒转，凄厉无比，问道：“

“义父！雷儿的亲生父母是……”

“我可以告诉你，但要依我一件事。”

“千件万件都行，全听义父吩咐。”

“那留到最后再讲，现在我先说你母亲——”

“她老人家的姓名是……”

“张若贞。”

“如今在哪里？”

“生死不明。”

“她有什么特征？”

“我没见过，只知道是书香门第，不识武功。”

“我父亲……”

“巫山四剑之首，人称‘剑圣岳长明’！”

“他老人家是否还在？”

“我相信他……已经离开人世！”

“那么，义父你是——”

“我……我……我对不起你父亲，不必提了。”

“养育之恩大如天，我定要知道！”

“我是四剑之末，‘剑怪徐季德’。”

“还有两位师叔是谁？”

“二师叔‘剑魔侯仲影’、三师姑‘剑仙李淑琴’我们这四个‘圣、魔、仙、怪’，合称巫山四剑。”

“他们两位难道也……”

“不死也会残废！”

岳天雷哇的喷出一口鲜血，咬牙切齿道：

“仇人是哪一个？”“不知道！”

“你老人家身负重伤，会连仇人没有看到？”

“对付我的是四个蒙面剑手，实在无法看清。”

“巫山四剑难道敌不过这群蒙面人？”

“唉！四剑若不分离，别人焉敢下手。”

“这样说，四剑是分别被害……”

“你别急，听我从头说起……这先要说明我们的师门……”

岳天雷双目圆睁，眼皮眨也不眨地听着。

“我们四人本不相识，而且各有武功。但在三十年前，偶被不入正邪两道的异人，‘巫山一鹤’看中。我们本是带艺投师。他老人家也就传艺不收徒，不计名份。”

“难道师祖连一个正式徒弟都没有？”

“他老人家只收一个！”

“这位师伯是——”

“我们不知他的姓名，也没见过，只知他已被逐出，永远不许再用师门武功！”

“哦！”

“巫山一鹤怕他日后为恶，因此挑了我们四个，分传绝技以便制他，他老人家传艺之后立刻逝世，我们也就联手去找这个弃徒，只要他再用师门武功，马上对付！”

“究竟碰上没有？”

“十年中，武林并没有出现使用巫山武功的人，但我们四剑反倒发生了意外。”

“这是怎么回事？”

“你二师叔与三师姑，原由‘巫山一鹤’订下终身，但三师姑却与你父感情最好……”

“因此二师叔生气？”“没有！”

“难道我父亲会……”“也没有！”

“这……孩儿实在不懂。”

“你二师叔认为‘巫山一鹤’本来决定得太匆促，而且三师姑与你父亲，真是一对璧人，因此他决心悔约。但你父却认为师命难违，而且不能夺人之爱，也是硬不依从，三师姑在师命与爱情之间，左右为难。我——”

“你老人家怎样？”

“我赞成你二师叔，因此跟你父亲大闹一场，骂他不近情理。”

“结果呢？”

“三师姑气走他乡，二师叔下落不明，你父亲重归故里，我闯进瑶山力诛怪兽，被瑶人奉为神明。”

“那我母亲又是怎样……？”

“你父亲是岳家独子，按照不孝有三的礼教，决不能一辈子独身，因此他和母亲结婚，一年之后，你来到人间，再过数月，就发生了这件疑案！”

岳天雷眼神连闪，骇然应声道：“疑案？”

老人脸上浮起一抹红晕，精神突见好转，岳天雷不晓得这是迴光返照的现象，顿时大放宽心，又听他义父侃侃言道。

“我们二十年前分手的时候，正逢武帝季灵芷力诛五魔。将清余党的工作，由七大门派负责，但两年之中，神秘失踪了几位高手，弄得各派疑鬼疑神。”

“季前辈难道不管？”

“他自诛了五魔之后，立即退出武林，虽然有些关于他的传言，事实上没人晓得他的下落，正在各派无计可施的时候，你父亲突然发现了某种秘密，命你师兄‘岳志勤’找到瑶山，叫我快去。”

“岳师兄——是不是我每年祭奠的那一位？”

“不错，而且他是你的堂兄弟。”

岳天雷一个冷颤，心中更增仇恨。

“你老人家去了以后，又怎么样？”

“我听岳志勤提起你父成婚之事，更加不满，因故意拖延，要他回去问明真像再来，但他二次入山，就将你抱来此地……”

“我的父母呢？”

“你家已成一片焦地。父母都不见了，你是他从庄外草丛中找到的，而且他一路入山，已经发觉有人跟踪追赶，为了顾虑你我的安全，他马上离开此地，想把敌人引开，但出门不远，便被仇家刺死！”

“哦！”岳天雷悲噫一声，仿佛雪水浇背。

“我闻声赶到当地，就被四个蒙面人围住，一人旁观，三人出手，个个都是各大门派的招法。当时我在盛怒之中，出手毒辣，三招之下，便将对方长剑削断，趁势一剑暴翻，点中三人眉心大穴，谁知道——”

“怎么样？”

“长剑竟然刺不进去！他们面巾之下，还有一层钢铁面具！”

“哦！”

“我这一招不利，对方断剑如电削来。”

“快用‘大鹏展翅’纵起——”

“当我纵起数尺之时，突听你在殿中一哭！略为分神，马上四肢齐断！”

岳天雷眼光现出无比怨毒，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剑怪徐季德”沉缅于痛苦回忆之中，冷声接言道：

“这三个‘铁面人’见我倒地，马上停手，但早先旁观的那一个，还怕我死不了，一剑如风，直刺咽喉，就在剑尖映日一闪之下，我看……看见了……”

“看见什么？”

“他剑尖上的十字凹纹！这是杀你父亲的特殊剑法所刺。”

“啊！”岳天雷惊噫一声，恍然悟道：“这十字纹证明他是杀父仇人，你老人家差我削剑，就是要追他的下落！”

“你猜得不错……”

“但雷儿没有找着，我以后……”

“幸亏没有找到，要是碰上他……我的罪过更大！”

岳天雷木然中，喃喃自语道：

“我一定会找到……我……”

“雷儿别打岔，我还没有讲完。”

岳天雷猛然惊觉，殷切问道：

“你老人家中剑，瑶族武士呢？”

“幸亏他们赶到，一阵吹箭，迫得四个蒙面人发招护身，但要刺我的那个凶手，已然迟了一步，被吹箭射中鼻尖。”

“他死了？”

“此人机伶得很，长剑一翻，马上削掉了自己的鼻子，连忙率众退下！”

“无鼻人！铁面人！他们都跑不了。”

岳天雷喘了一口大气又道：

“刚才你老人家说了这三个铁面人，都是各大门派，究竟是何派门下？”

“剑怪徐季德”怔了一下，摇头道：

“反正是有名剑派，没有提起派名的必要！”

“为……为什么？”

“经过十八年的考虑，我断定‘无鼻人’是真正凶手，至于这几个‘铁面人’……还不敢断定……”

“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见我倒地，马上停手，这太奇怪……”

“根本没有什么奇怪，反正是一群叛徒，罪该万死！”

“不一定！如果是判徒，岂有不忍杀我之理……只是其中内幕，我想不出来而已！”

岳天雷悲痛至极，咬得牙关乱响道：

“父母……师姑、师叔、师兄……血仇如海，我要以血……还血……”

“剑怪徐季德”被他坚决意志所感动，无神的眼睛中，竟也射出丝丝怨毒，但殿外又是一声暴雷，惊得他面部一阵抽搐，肃然说道：

“雷儿，我的话已说完，你该答应我的条件了！”

“你老人家尽管吩咐，我绝对做到！”

“这才是好孩子！你现在的功力虽差，在瑶山尚称第一，等我死之后，就继承遗位，永不出山，好替你父母留下后代！”

“这……”岳天雷惊噤出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办不到！我一定要去！”

“剑怪徐季德”也是悚然一震，怒声叱道：

“不行！你这种功夫去找仇人，等于送死……而且你父母、师叔、师姑也说不定隐藏他处，你……你何必……”

岳天雷膝行两步，抱住他义父叫道：

“你老人家不要骗我，雷儿决不怕死！”

“也不行！我不能让你再去冒险。”

“雷儿不提身世，不解面具，就凭一支长剑——”

“你的剑法是学我的，仇人会认得出。”

“义父，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这一次，我要自己作主……”岳天雷仰面说话之中，突见红光暴射，他义父一股血箭，全都喷在他的脸上。

“剑怪徐季德”垂头喘息，气若游丝，道：

“你……硬要……去……”

“我要替父母、义父报仇！”

“剑怪”心知阻拦不住，勉强抬头，喘道：

“那你……先去……去……”

“去哪里？”

“武当山……找……找……”

“找谁？”

“找……掌门……如意道长……问……问……”

“问什么？”

“……”

“剑怪”头部一垂，七窍流血，已经含恨死去！

岳天雷双手齐松，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两目直勾勾，不会说话，也不会哭，他眼前只剩下了——一片空白！

……

不知过了多久。

岳天雷眼前浮现几个人影——那是熟悉的义父，惨死的师兄，下落不明的父母，还有师叔和师姑！

每人的面目都是一片模糊，流着怕人的鲜血……

血！刺醒了他麻木的心！

岳天雷悚然冷战，定神忖道：

“这‘无鼻人’是谁？为什么要害‘巫山四剑’？为什么要掳去各派高手？”

“‘铁面人’又是怎么回事，他们是叛徒？还是被害者？”

心念一动，眼前幻象又生：

三张毫无表情的铁面，竟然冷森森狞笑！

然后，一张怪脸——脸中央是个奇大的血洞，突地发出怪笑：

“‘巫山四剑’尚且伏诛，你这点能耐，也想送死！哈……哈……哈”

岳天雷狂怒之中，如雷暴喝道：“杀！”

立见寒芒疾闪，喊杀之声环绕耳边！定一定神，才知道自己拔剑站在义父尸前。原来瑶人已在他昏迷中行了丧礼，这时

都肃静地环跪在地。

那瑶族族长见他醒来，立刻上前行礼道：

“你现在是瑶山的‘守护之神’，请马上……”

岳天雷长剑一收，忙以瑶语答道：

“我感激全族的好意，但是我必须到中原去了！”

“你还会回来吗？”

“成功之后，再与大家相见……。”岳天雷话声未落，便向全族深施大礼，三跪九叩参拜义父灵位，心中肃然道：

“雷儿要告辞了，我将来一定会练成天下无敌的武功，然后手刃仇人，回到了坟前再解开面具。”

暴风雨早已散了，但仍是漫天阴霾，星月无光！

墓前熊熊的祭火中，只见人影如怪鸟扑空，直射入莽莽黑林之内。

岳天雷负着一身恩怨走了，要用一支长剑，去创造更多的恩仇。

瑶山野火余光，片刻间远抛身后，但却传来阵阵鼓声——追悼死者。

怀念生人。

也为中原武林，敲开了血淋淋的序幕！

岳天雷身形如电，直奔武当，一路上思潮起伏，猜想义父要他来问什么。

“也许是要我问父亲的下落，也许是要问武当何人失踪……”左猜右猜，无法断定，终于定神自语道：

“乱猜无用，反正见了如意道长再说……”